别了,八十八潭

□ 朱忠柱

我的老家燕窝,是长江北岸洪湖东部一个美丽的滨江镇,境内30余公里长江堤防岸线就是天然的游乐场、大氧吧。在离镇区中心仅几百米的长江堤外,有一口神秘奇妙的深潭,90多年从未干涸,连名字听起来也有些怪异,它叫“八十八潭”。

小时候听大人们讲,这口深潭是龙王的行宫,那里面经常住着龙王一家人和他的客人,不能随便惊扰它,否则他会发怒伤人,特别是小伢们要注意安全,决不能靠近。这分明是父母长辈们,担心孩子擅自到潭中玩水会产生危险编出来的谎话。但久而久之,许多人信以为真。因此,孩子们成年之前几乎从不到潭中戏水。潭水比江水的温度都低,常年冰凉,触摸它都感觉有点瘆人。

早春和深秋时节,昼夜温差较大时,常常可以看到潭面上方被一层厚厚的浓雾锁罩着,这更加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

1983年,镇里办自来水厂,取的就是这口深潭的水,因为保护得好,水质纯净,又清又甜。

这里曾经是绝佳的垂钓场地,最令钓友们向往的是这里幽静的环境,满眼的绿色,清新的空气,养性、养心、养气。让人流连的还有这潭中的鱼,青、鲢、草、鲤、鲫鱼、黄颡等,小的至少半斤八两,大的十斤开外,各色纷呈,全都是长江涨水漫溢时遗留下来的野鱼,吃起来鲜美无比,别有一番滋味。高速公路通达燕窝镇后,慕名而来的还有不少武汉、仙桃、嘉鱼附近县市的钓客,他们结伴驱车来往,乐此不疲。

4月的八十八潭是一年中最美的。虽说它没有黄山那样的奇松怪石;没有泰山的云蒸霞蔚;没有庐山的飞瀑流泉,也没有洪湖的碧荷连天,但它有种不为人雕饰的自然美,空灵、纯净、安详。当你站在宽厚、高大、平坦的长堤时。放眼望去,你会发现这地方江滩尤其空旷。在离堤脚不到200米外有一泓水面,仿佛一只巨大的龙眼睁开着,那就是八十八潭。潭面平如砥砺过,颜色浅碧,与潭口周边坡岸上蓬勃如炽的野生紫云茵交相辉映,相得益彰。再看那平坦宽阔的江滩尽是一片嫩绿,加之附近长堤防护林带刚刚生发出的新叶那撩人的轻黄,犹如巧夺天工的翡翠项链,把深潭装饰得更加惹人喜爱。倘若你选择一个晴好的日子走进去,微风拂面时,空气里弥漫着丝丝甜味,阳光如恋人般温柔缠绵,连细草上挂着的露珠比别的地方都晶莹透亮得多。

在八十八潭的东侧和南侧,还有数个不起眼的早年因堤防加固取土留下的浅坑,它们与八十八潭浑然一片,似是母子相拥,血脉相通。平常日,八十八潭总显得格外静谧。除了几百米外长江水道上偶尔传来几声汽笛,你能听到最真切地就是水鸟掠过潭面的扑腾声,欢叫声;夏季到来,悦耳的蛙鼓蝉鸣此起彼伏。长江禁捕之前,这里每天至少有三五个钓友光顾,多时可达到二三十人,近年来实施长江大保护,严禁捕捞,垂钓的人都不见了。如果你独自一人或相邀两、三好友漫步其间,或坐在草地上细细品味,你一定能领悟诗人王维诗中写到的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那种放达和爽逸,你可以尽情地让自己的思想任意翱翔。

八十八潭并非一直都是如此可爱,它曾有着让我的父老乡亲心痛悲伤的过往。八十八潭是1931年夏长江发大水时溃堤冲出的深潭。1930年前燕窝没有长江干堤,只有民垸圩堤。那年秋后,国民党政府才开始在荆江下游北岸部分段面造堤拦截江水。由于施工质量不高,堤身单薄又未经历长时间的沉淀固结,刚筑起的新堤在1931年大洪水时就破口了,造成燕窝人又一次流离失所。因为是大洪水冲刷而成,所以潭底很深,这一带地层沙质严重,透水性强,只要长江有水,潭子里就一直有水,从来未干。据说,当时冲出的潭面开口直径测量为八十八丈,故此得名。

清末民初,燕窝这一带江滩都很宽阔,最早的堤身选址比现在更靠南,后来由于长江河岸向北崩塌,迫使有些堤段向北退移了。八十八潭,这一段堤身过去在潭子南面,溃口后,新建堤身避开八十八潭退到了潭子北面,也就是说潭子那块地方原来是在堤内,现在是在堤外。

1998年再现历史上罕见大洪水,八十八潭那段堤身内侧出现严重翻沙鼓水,定性为直径一点八米的“国字一号”管涌险情,当时情况十分危急。笔者当时在燕窝镇任党委书记,亲身经历了那场刻骨铭心的战斗。秋后退水,开始大修堤防,八十八潭这一段堤身、堤脚经过高喷灌浆、垂直铺塑和钢板固基等特殊处置后,又采用黏土加高培厚,彻底地根治了历年来留下的隐患。从此洪湖人民才减轻了多年防洪除险的拖累。八十八潭也趁此机遇华丽转身。

今年清明节,我回到老家,希望在这四月天里,再次看看八十八潭。出乎我意料的是,八十八潭已经基本填平,成了一片洼地,并在其旁边新开了一道深沟向南直通几百米外的长江。我打电话询问镇里工作的同志,他们告诉我,原来是市里落实长江大保护的又一举措,江滩上所有水面都必须与长江相通,与江水共进退,为解除蓄水养鱼、投肥污染、垂钓之患,严禁违反《防洪法》和长江禁捕等有关法律法规。

我情不自禁地从堤上走下去,那一大片不久前被推平的新土还散发着原野的馨香,我深深地呼吸了几口令人陶醉的空气,心情特别复杂以致难以平静。我似乎看到一位久斗成交的对手渐渐离去,那个曾经给我的父老乡亲带来过很多磨难,而又用甘美的潭水养育过燕窝人的八十八潭,将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尘烟里。

别了,我那恨过、斗过、牵挂过、爱恋过的八十八潭……我良久地站在那儿不愿离去。我在想,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,这也是一次改变,而且这是一次国家治理理念进步和彰显社会文明的改变。我相信,未来这地方会是另一番风景。

又闻知了叫

□ 默 涵

多日的宅闭,心烦意乱,思绪万千,自感心痛,又不知缘自何处。

酷热的傍晚,顶着袭人的暑气,独自散步在长渠公园的树林中,此起彼伏的知了声,一下子把我的思绪从另一个世界拉回到了现实的轨道,也冲散了闷热中的烦燥,莫然地点燃了我心中的过往和希望,似乎也促发了肠胃在蠕动,是环境的反射还是潜意识使然?

七十年代初,父亲因肠癌无钱医治而去世,母亲拉扯着我们三兄弟度日。家里无劳动力挣工分,每年年底生产队搞年终核算,我家是最大的超支户,工分多的人家到年底可从生产队里分得粮食和肉,我家颗粒未得,还欠生产队工分。记得有一年秋冬的一天傍晚,生产队会计挨家挨户通知去生产队仓库的打谷场分粮食,我也抱着一只箩筐来到打谷场,会计拿着账本和算盘,一一点名,张家稻谷116斤,叶家稻谷278斤……等堆在打谷场上的稻谷分完了,也没听见点我家的名,别人将分得的稻谷肩挑背扛的搬回家,而我失神的拖着那只空箩筐回家。回到家里后,母亲为此哭了一夜。无奈,我们家为了挣工分糊口,就在生产队里领放了两头耕牛,四弟三年级没读完,五弟只读了一个一年级,就双双辍学。四弟、五弟每天就靠放牛、捡粪挣工分,我也就早晚放牛、捡粪,白天上学。

也是盛夏的一个傍晚,我放牛回家,喊着母亲,说我饿得不行了,锅里有没有啥吃的。母亲说锅里只有半碗南瓜。我狼吞虎咽地把半碗南瓜填进肚里,却还觉得饿。我说,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一顿饱饭啊?母亲含着泪跟我说,儿呀,你听,外面的知了叫声一片,俗话说,“知了叫,谷米到”,还过一些日子,早谷就熟了,我们家多少也会分得一点,到时候,我熬新米粥你们喝。

每次放牛时,我就望着树上的知了,听着它们的叫声,仿佛这声声的知了叫就是希望。心里默念着:知了叫,谷米到;知了叫,谷米到……听闻着知了声,憧憬着新米粥。

站在公园的树阴下,安静、痴迷地听闻知了声,不禁心生感慨与怀念:落日无情最有情,遍催万树暮蝉鸣;少时奢求新米粥,闻得蝉声念故亲。

醉美洪湖江滩公园

□ 陆 剑

有谁能告诉我,在汉语词汇里,比醉美更醉美的词汇吗?我要用它形容洪湖江滩公园。

有谁能告诉我,洪湖最醉美的地方是哪里?如果让我来回答,我会说:洪湖江滩公园。

“江滩公园绿成景,漫步欣闻欢乐声。眼前江水波浪涌,林中鸟儿逐春行。”这是诗人笔下的《洪湖江滩公园即景》。

坐落在长江北岸洪湖江段的洪湖江滩公园,位于洪湖市新堤城区长江干堤外滩,西起湘鄂西烈士陵园,东至新堤茅江大道,全长6余公里。公园总面积130公顷,是一座依江而畔的综合性公园。

洪湖江滩公园之美在于园中之园、绿道串联。自西向东,分别由湿地公园、抗洪纪念公园、游乐公园、植物园和文化体育公园组成。这里是市民亲近自然、游憩健身、绿色出行的理想场所。各主题功能区、园林景观和树木花卉各具特色又紧密相连,较好地融合成一个功能齐全、景观优美、动静相宜的城市绿地。湿地公园因地制宜,栽种了芦苇、荷花、菱角、芡实等多种水生植物,突显出水乡湿地的特色风光。原洪江水泥厂地段,打造成多品种的风景林地。抗洪纪念公园建有98抗洪纪念碑,浮雕和碑文一应俱全,见证当年这里那场百年难遇的大洪水。

洪湖江滩公园之美在于游乐与共、花绿相宜。江滩游乐场主题是游乐,设有几十种游乐设施,满足市民的游乐需求。植物园中设有梅花、茶花、海棠、樱花、腊梅、紫薇等10多个品种,满足市民的偏好。体育文化公园以运动天地、童真乐园、小型广场为景观主题。公园植物品种丰富、种植以高大乔木为骨干树种,多种花卉植物为群落组团,配套各种地被植物,形成疏密有致、视野通透、繁花似锦、物种丰富、生态良好的生态景观。人爱绿荫鸟爱林。林间鸟儿相互唱和,自由飞翔,婉转啼鸣,人享天籁之音。江滩公园是洪湖市开展义务植树、认建认养活动的基地。建有巾帼林、成长林、爱心林、夫妻林、敬老林等。公园内绿树苍翠,林木成荫,鸟语花香,五颜六色的鲜花竞相开放,是市民们游乐品赏的绿色芳地,置身其间,身心放松,怡然自乐。

洪湖江滩公园之美在于与江相伴、水景共融。长江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流径洪湖江段135.5公里,洪湖江滩公园正与浩瀚的大江相伴,汹涌澎湃的江水顺流而下,正是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,彰显出新堤中心城区水之灵脉。清早,晨练的人们伫立江边,“不尽长江滚滚来”;晚上,江风习习,让人流连忘返。公园因水而兴,游人因水而灵,内外碧绿、人水景共融。如果说白天的洪湖江滩公园是一位十八九岁的美妙少女,使人一眼望不透清新美丽;那么夜色下的洪湖江滩公园就是一位神秘无比的新娘,朦胧幻彩,神奇诱惑,不由使人无边地遐思荡漾。在炎热的夏季,江滩公园则是市民们的“避暑山庄”,清新的江风吹在身上,很是凉快,特别舒服,一种亲近大自然的爽乐。一条滨水岸线,犹如镶嵌在长江和洪湖城区之间的“绿宝石”,那主题文化广场和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,白鹭纷飞的人工岛,展现出新堤城区的新颜。

洪湖江滩公园还是新堤中心城区应急避险的良好场所,公园里设置了应急供水、应急供电、应急照明等,同步配套了防灾避险应急保障设施,并开展了生物防治技术的推广应用,是城市防汛抗灾、旧城改造、环境治理和绿化建设的成功范例,为市民提供了舒适、方便、优美、怡人的城市公园绿地,形成内外碧绿、人水景共融的优美环境,极大地提升了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。

是啊,“月色花容,几分淡雅几分艳;江声鸟语,一曲雄浑一曲清”,这正是洪湖江滩公园。

是啊,春花夏荷是洪湖江滩公园最美的光环,碧绿清秀是洪湖江滩公园最美的装饰,江水河流是洪湖江滩公园最美的灵气。

如今,洪湖江滩公园已经是洪湖市最耀眼的景观、最靓丽的名片,也是功德无量、余韵悠长的工程。2022年评选为湖北省最美城市公园。在新时代新征程途中,正吸日月之精华,绽放出更加鲜艳璨灿的光彩,迎来阳光明媚、山花烂漫的春天。

洪湖市名溯源

□ 余恒坤

洪湖市初名洪湖县,得名于湖北省第一大湖泊、全国第七大湖泊的洪湖,兼有纪念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之意。其来历蕴含自然地理的沧桑变迁和红色革命的风云际会,曲折而意蕴丰厚。

洪湖作为地名,始见于明嘉靖《沔阳志》所载:“上洪湖,在州东南一百二十里,又十里为下洪湖,受郑道、白沙、坝潭诸水,与黄蓬相通”“夏洪湖大水,湖河不分,容纳无所,泛滥沿岸,诸垸尽没,湖垸不分”。新石器时代晚期,洪湖的螺山、乌林和黄蓬山等地就有人类繁衍生息,形成了邑居和群落。其古为云梦泽,大小湖泊、沟渠汊套星罗棋布。历史更替,沧海桑田,水道迁徙,赢缩变幻。据《水利考》记载,明代沔阳州湖泊,北以李老为大,西以西湖为大,南则黄蓬为大,东则太白为大。诸湖皆透迤入太白湖。太白湖上接夏水,下纳沔水,是长江和汉水的分洪孔道,均至沌口入江。其间,江汉经常溃口,携带泥沙涌入湖泊,使诸湖无法容纳长江、汉水分泄的洪水。至明成化到正德年间(1465年-1521年),南北江襄大水,堤防崩溃,垸塍倒塌,河湖淤浅。“最患者茅埠江口,更三十年不治,东南尽成水区矣”。茅江就是城区新堤左近的长江段面,由于水患连年,水流冲击,泥少淤塞,其下游黄蓬湖湖床抬高,致使上端的小湖小汊连成一片,面积越来越大,形成一望无涯的湖泊,百姓皆称大湖,每每下湖捕鱼采莲,都说到大湖去,谁也没有关注它的正式名称。然其水汤汤,浩无际涯,鱼翔鸭浮,莲香荷馨,渐成富饶之域,声名远播。

据传,清康熙二年(1663年),康熙皇帝找到隐于湖北武当山修道的父亲顺治帝后,于是鸾驾亲临武当,向父皇请安。事毕,心情舒畅,便取道荆州遍游江南。到达荆州府后,府官接驾,礼毕闲叙,府官提及新堤西北有一秀丽富饶的大湖,名闻遐迩。龙心大悦,问道“是什么湖?”府官奏曰:“尚无湖名,今躬逢圣驾,祈赐名为幸。”康熙皇帝欣然应允,问明来由后,略为沉思,即说:“既是洪水冲积成的大湖,朕就取名洪湖吧。”

今洪湖市境域,夏商时代为古云梦地,属荆州之域;西周时,周武王封为州国,都城在今黄蓬山;楚武王四十年(前701年),州国和江汉间其他小国都被楚国吞并;秦昭襄王二十九年(前278年)后,古州国地属南郡;西汉初年(前206年)更南郡为临江国;汉高祖五年(前202年),恢复南郡,设置州陵县,县治在黄蓬山;新莽代汉,南郡改称南顺郡,州陵改为江夏,县治在今新滩口;东汉建武元年(25年),恢复西汉郡县原名;东汉建安十三年(208年),州陵属东吴江夏郡;西晋永兴二年(305年),割南郡的华容、州陵、监利三县,别立丰都,合四县侨置成都郡,隶属成都王颖国;南朝时,州陵县先后属巴陵郡、州城郡;西魏大统十七年(551年),裁撤州陵、惠怀二县,改置建兴县,隶属沔阳郡,县治迁到今仙桃市沔阳老城;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,洪湖境域疆属屡更,郡县变动频繁,大多与沔阳有分有合,或升或降,其间曾名玉沙县、附廓县、文泉县等,1912年,废州置县,沔阳县属湖北省江汉道;1926年废除道,在新堤设市,直隶属湖北省政府。未久,撤市并入沔阳县。

1927年,在中共鄂中特委和沔南区委领导下,9月10日,萧仁鹄、刘绍南等共产党人领导发动戴家场暴动,打响洪湖武装斗争的第一枪,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。1928年1月,以秋收暴动人员为骨干,建立由彭国材、夏道美领导的洪湖赤卫队,他们高唱“老子本姓天,家住洪湖边,有人要捉我,除非是神仙”的歌谣,赢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。1929年,根据党的“六大”决议,先后成立鄂西游击队、洪湖游击总队,并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、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。1930年7月,红四军更名红二军,二、六军合编为红二军团,贺龙任总指挥。9月,湘鄂西特委和联县政府成立,邓中夏任特委书记,周逸群代理特委书记兼联县政府主席,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形成。1930年冬至1931年春,敌人集合3万余众的兵力向洪湖苏区发动第一、二次“围剿”。这时红二军团渡江南征远离根据地,驻守江北的洪湖赤卫队在周逸群、段德昌领导下,运用游击战术,奇迹般取得一、二次反“围剿”的伟大胜利。1931年1月,中共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联县政府转移至洪湖北岸瞿家湾。3月,南征攻打长沙的红二军团受到严重损失,改编为红三军,返回洪湖。6月,成立湘鄂西临时省委、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。12月,成立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,瞿家湾成为红色根据地首府。然而,左倾路线横行,错误地大杀“改组派”,段德昌、彭国材等一批革命中坚人士惨遭杀害,致使第四次反“围剿”失败,1932年,红三军被迫撤出洪湖,后与红六军团会师,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。对此,毛泽东主席有过高度评价:“红军时代的游击战争,坚持数年之久,都是河湖港汊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。”正因为洪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代表区域,为纪念湘鄂苏区革命,1951年经政务院批准,设立洪湖县,1987年撤县建市。

红色洪湖,源远流长,初心不改,永志不忘。

临江随想

□ 杨磊

住在长江边的人是幸运的。我就是一个这样幸运的人。

每一个黄昏,只要无特殊情况,我都要到江畔小坐,江畔独坐,别有一番滋味。朱自清先生曾经在满月的光里,独自走过幽僻的荷塘,一个人在在这苍茫的月下,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,便觉是个自由的人,这就是独处的妙处。

与呼朋引伴,成群结队而行相比,我更喜欢独行,特别是临江晚坐。灵感之下的“临江晚坐”这个词,得益于明末清初的学者吴从先先生。某一日,读到吴老先生的《小窗自纪》,“临流晓坐,欸乃忽闻,山川之情,勃然不禁”,不禁为古人相通的情感所感染,一样的山川,一样的闲坐,似乎看到了一位情投意合的忘年交,情感穿越时空,古今相通。只不过吴老先生是晨坐河边,其情其景,自然不如长江之浩渺壮阔了。

面对长江,如沐浴在历史的长河,感叹这时空的变幻,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,月如此,长江亦如此。在漫长的时空里,月亮和长江是永恒,从不曾老去。亿万年间,那江上升明月的情景,总是那么清新、明亮,而我们每个人不到百年的时光,和这永恒的长江相比,是那么的短暂和渺小。

长江,从青藏高原走来,带来雪山冰水的灵气,一路携裹着,往东海奔去,曾经在上游的三峡,看着奔腾的江水迟早会流到我的家乡,曾经在南京的长江大桥下,望着那奔腾的浪花,那一朵朵的浪花一定是从我的家乡飘来,身处异乡的游子,是长江,给了他心灵的抚慰。还想起了我们的祖先,很久很久的若干年前,我的祖先,是否也像我一样,在这一湾长江边、在这一轮月色下,匍匐前行,绝世独立?很多次在江边,我的脑海里常常会想起那样的一个场景,仿佛那么遥远,又仿佛近在昨天:那是1986年的夏夜,距今已37年,临近高考的前夜,那是个基本上“一考定乾坤”的年代,对于一个没有退路的农家子,压力可想而知,下了晚自习,我独自踱步到了江边,坐在月光如垠的大江边,看渺渺的江水波光粼粼,占卜自己的命运,想象着若干年后的自己,急切想知道自己人生的答案,现在我可以想起37年前的我,可是当年的我却无法想起现在的我——当时是多么想知道30年后会是怎样的辉煌亦或狼狈。想起了唐朝的张继。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,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”,彼情彼景,与张继何其相似,可幸,我倒没有像张继一样名落孙山,可惜,我也没有写出像张继一样名垂千古的诗句。

兜兜转转三十多年,没有回老家修理地球,也没能去北上广深开疆拓土,一万三千多个日夜,尽在这不到几平方公里的县城虚度光阴了。江畔独坐,新堤的江滩在悄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三十多年前,这县城的江堤都是泥巴土路或者煤屑路,江边很多都是些废弃的工厂场房和民居,往来的行人很少,特别是到了夜间,给人一种荒凉的沧桑感。时代的变迁,洪湖江滩早已今非昔比,江滩公园成为了城区市民休闲健身的良好去处。荷花广场上人声鼎沸,跳广场舞和交谊舞的妇女和老人们把娱乐与健身交融到了极致。

新堤的历史源远流长。洪湖是为纪念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而从沔阳、监利、嘉鱼、汉阳等县划出一部分地区,建立起来的一个县级市,可以说是一个年轻的县市,但县城新堤,却是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的城市所在,新堤市曾两次成为湖北省的直管市,凭借着靠近长江水运的优势,滨湖临江,往来商贾,络绎不绝,在水运占据交通绝对优势的历史上,新堤,在各个阶段都留下了她深厚的历史痕迹。

新堤不仅临长江,还倚靠洪湖,内荆河穿城而过,将城区划分成新堤和茅江两块,尽管开发的浪潮日新月异,但仍然还有很多历史的遗迹,曾经的老街还有许多的残垣断壁,西骄巷、大骄巷、解放街、子街……依稀都还可以窥见那些远去的繁华。据县志记载,这江边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亭阁——江峰阁,亭阁名噪一时,名气不亚于岳阳楼,可惜在后来的战火中毁损了。历史胜迹,更不必说湘鄂西革命纪念园和路易·艾黎故居了。放眼望去,对江就是湖南。临湘的江南,丘陵山地,若隐若现,曾经的长江天堑,使得洪湖临湘“咫尺”成“天涯”,终于2021年通车的赤壁洪湖长江大桥,让“天堑变通途”,让湖南不再遥远。周末双休,常常呼朋唤友,自驾到对江临湘江南,江南的丘陵地貌,与江北的江汉平原一马平川的地形地貌迥然不同,对见惯了一马平川的洪湖客那可就充满了新奇与幻想。

此刻,又坐在了江边。滚滚东去的江水依然在奔流不休,对岸的江堤上灯火星星点点,不远处的赤壁长江大桥如一道彩虹横跨江面,那是曾经的赤壁古战场,这里才应该是苏东坡真正的怀古抒情的地方,东坡先生终究在不相干的黄州抒出了一个“文赤壁”,让人不得不佩服这文化的巨大力量。苏东坡《赤壁怀古》,不想而今苏东坡对我们也成了“古人”,在历史的长河里,我们都只是随波逐流的一朵浪花,转瞬即逝,也许,在若干年后我们这些“今人”也将成为“古人”,唯有这浩浩的长江还会永存,可是,我们——这些未来的“古人”,该给后人留下些什么呢?

窗外的紫薇花

□ 汉 生

每天坐在书房窗户边的书桌旁,已是我多年生活的常态。

窗外的几株紫薇花树,一到夏天,繁花盛开,无论你看与不看,她总在你的眼前;无论你爱与不爱,她依然在你的窗边。她不争不炫,孤单而不落寞,无声而不离弃地守候着你。只要我一抬眼,她就摇曳着头冲着我笑,那不妖不拙的笑,使我不禁想到白居易的“独坐黄昏谁是伴,紫薇花对紫薇郎”。

传说远古时代,有一凶恶的野兽叫年,它伤害人畜无数,于是紫微星下凡,将其锁进深山,为了监管年,紫微星化作紫薇花留在人间,给人间带来平安和美丽。

“谁道花无百日红,紫薇长放半年花。”除宋代诗人杨万里诗赞其花期之长外,明朝薛蕙也有同感:“紫薇花最久,烂漫十旬期,夏日逾秋序,新花续放枝。”清代刘灏也曾描述道:“一枝数颖,一颖数花,每微风至,夭娇颤动,舞燕惊鸿,未足为喻。唐时多植此花,取其耐久且烂漫可爱也。”因其花“长寿”和具有祥瑞的紫色,道教也认为紫薇花为天上紫微星下凡,故被道教尊为圣树。

三月的樱花,浪漫娇娆让人流连忘返;四月的海棠,气质高雅令人驻足静赏;五月的牡丹,雍容富贵国色天香;十月的桂花,香气怡人醉了一个季节……所有赏花的人们,都是慕名而赏之,择时令而赏之!然而,紫薇花开不逢时,盛夏的酷热阻挡了赏花人的步履,也消磨了赏花人的兴致,加之香气甚微,无法引起人们的青睐。即便如此,紫薇花还是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绽放了,开得那么坚定,开得那么璀璨,开得那么随意,开得那么热烈。不仅在烈日的炙烤下孤芳自赏、清新雅致、气宇高昂地开放,还一直到寒秋时节,仍然绽放着她独有的妩媚与端庄、优雅与大气。在她的世界里,不在乎世俗的追捧,也不惧怕酷暑与寒秋,从容而悠然,独立又自我。因此,让我真正理解了唐代诗人杜牧的“晓迎秋露一枝新,不占园中最上春。桃李无言又何在,向风偏笑艳阳人”这首《咏紫薇花》,虽然全诗无一字提到紫薇花,却极力颂赞了紫薇花不与群芳争春的品格和淡雅高洁的风骨。人无千日好,花无百日红。唯有你,紫薇花,充满着人间的传奇。

窗外的紫薇花,因你不在名花名录之列,则不被世俗待见与捧赏,但你却有“向风偏笑艳阳人”的自在与洒脱,同时也有窗内人的热爱与景仰和惺惺相惜与心心相印之共情。因此,我前些年购买了几株紫薇树,种植在母亲的墓旁,让紫薇花相陪着母亲在那酷暑与寒秋,也作为我归属之地的装扮与景致。